

履之留痕

青浜记

□薛晓波 文/摄



穿过芦苇丛，便到了海边。眼前是一块块赤褐色的礁石，在千百年的风吹浪打下，变得光滑而千姿百态。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造型，让你联想到许多，比如乌龟、兔子、龙、大象……如果你是一个爱观察、爱想象的人，便可以在这里寻找到你所熟知的一切动物造型。

礁石群里，最让我惊奇的是海岸边突出

的一个龙头，像一位爱子心切的老人，眼睛紧紧盯着这片海湾，生怕这片海湾有所闪失。最栩栩如生，是一只趴在山顶的乌龟，它俯瞰着整片大海，千百年来，就这样看着一艘艘船来了又去了。

船在变，人在变，海却没有变。这几个“神物”的造型，像是上苍派来的

使者，护佑着岛上的人进出平安，也给小岛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从海边往回走，风渐渐被石屋挡住，我们转身走进了村子。穿梭在村子中，木门、石房、爬着藤蔓的老墙，以及褪色的搪瓷缸、旧木盆，仿佛穿过了时光隧道，置身于梦中。我忽然有些恍惚，像是走进了另一个时代。一时间竟问自己：我是谁？千百年前，我的前生是否也曾在这石阶上走过？这儿的一切，似乎离我很近，又很远。

从村里出来，我们爬上了不高的山顶。海风扑面而来，将我紧紧包裹。遍地盛开的白色小花，像一个个小矮人将我们簇拥，让同行的人忍不住放下防晒的装备，卸去拘束，与花儿和蓝天融为一体，留下关于青浜最美的记忆。

临风俯瞰，远远可以望见对岸的小村。村前有一个海湾，许多休渔的绿眉毛船——那种船头漆成绿色的渔船——闪烁着大大的眼睛，随着波浪起伏一闪一闪的，红色的船身在阳光下显得特别醒目。

此次青浜之行有些匆忙，只走了岛的一个角落，没能一睹青浜最美的风景，也没能去参观那片被称为“海上布达拉宫”的民居群。下次，我将慢下脚步，绕整个岛走上一圈，去发现和记住青浜更多的美丽。最好在岛上住一夜，听听夜里海风穿过石屋的声音，也听听还有没有人唱“青浜庙子湖，菩萨穿龙裤”的歌谣。

心香一瓣

桥洞春秋

□蒲斌军

朱家尖跨海大桥横跨朱家尖、东港两头，把整个东港横切成南北两面。在东港段，混凝土桥墩撑出一片狭长的空间，悬在海边堤岸上，被世人形象地称之为“桥洞”。南北通透，确是纳凉、躲雨的好去处。

大桥刚通车那年，我还在海岛上工作。周末进东港，朋友约我去海边走走。他背了台“爱普坦克”相机，领我钻到桥洞底下。头一回站在桥墩下抬头看大桥，墩子像一排巨人，渔船慢悠悠地从跨度最大的桥墩穿过，来往普陀山半升洞的快艇“唰”地掠过，翻卷起一层层白浪……朋友教我取景，说要把透视感拍出来，才能显出桥的气势。我只听得一知半解，只记得桥洞的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

2006年搬家到东港，海边散步成了习惯。走到桥洞底下，总爱站一会儿，或者坐坐。没什么要紧事，就是吹吹风，看看船。女儿上幼儿园那几年，一到夏天，我就用电动车驮着她，从东港永兴村骑到海滨公园。她坐在车上，两只小手抓着后视镜，裙子被海风灌得鼓起来。到了桥洞，非要攀上铁栏杆，小手朝大桥指指划划。我嫌危险，把她

举过头顶想吓唬她，她就开始嚷：“爸爸放我下去，放我下去……”小腿乱蹬。我故意不放，她就更急。桥洞底下空荡荡的，就我们两个人，她的喊声被海风卷走，又好像还留在那里。

当然，桥洞给我的，也不全是这种软乎乎的记忆。

2015年台风“灿鸿”来的时候，我想去拍几张照片。摄影的人大概都这样，看见大风大浪就手痒。那天一早，我开车顶着风雨往桥洞去，心里还想：这位置观浪绝了。到了地方，堤岸上已经有三四个年轻人，踉踉跄跄互相搀着，也在追风。海，完全疯了，浪从远处一路砸过来，撞上桥墩和防波堤，白沫溅起五六米高。我坐在车里，雨刮开到最快，窗外还是白糊糊一片。正看得入神，脑子一热，门把手一拉想冲出去，坏了，“嘎啦”一声巨响，车门被风猛地扯开，再也关不紧了。风雨灌进来，车身直晃。我一手死死拽着变形的车门，一手把着方向盘，心惊肉跳把车挪回单位。后来修车门花了两千多块钱，心疼了好些天。

狼狽归狼狽，桥洞该去还是去。大多数时候，那里是另一番光景，属于那种细碎的，安

静的，慢慢漾过来“岁月静好”。

夏天最明显。东港白天太阳毒，桥洞底下却凉快，穿堂风一过，是个天然的歇脚处。总能看到几辆车停在那儿，私家车、电动自行车，有时还有送快递的三轮，后厢敞着。车里的人，有的放倒座椅，脚搭在窗沿上打盹；骑电动自行车的干脆趴在车把上眯一会儿；更随性的，直接在过道铺张凉席——多半是外地人，老人摇着蒲扇，小孩追来追去，追累了往席子上一倒就睡。有一回我骑车经过，看他们睡得那么踏实，突然想起小时候在展茅老家，夏天午后躺在老屋阴凉处，也是这么睡的。

太阳西斜的时候，桥灯亮了，桥洞底下又热闹起来。有人开着电动三轮车来，搬下屏幕、音响，就地支起个露天卡拉OK。唱歌的多是退休的，唱得不算好，偶尔走调，但拿起麦克风就认真得很，从老歌唱到新歌，嗓门敞亮，唱错了也没人计较。有时路过，我会停下来听两首，鼓鼓掌，偶尔嘴痒了，央人家让我蹭一曲。唱完自己都不好意思，但心里痛快。

涨潮时，桥洞处有下蟹笼的，有钓鱼的。退潮了，石滩露出来，家长领着孩子们，拎着小桶下来了，光着脚在湿沙石里翻翻找找，捡

到几只小螺就大呼小叫。拿回家养两天，吐净泥沙，煮一锅汤，撒把葱花，也能尝出点海味。

这些年，舟山各处的桥越建越多，但凡桥底下都会长出点花样来。有的改成了咖啡店，有的修成了小广场。只有朱家尖大桥底下这一片，好像被时间忘了，还是那么敞着，风来风去，人来人往，它也不挑。

这桥洞好在哪儿呢？大概就在它说不清归谁——说是公共的地方吧，每个人来都能找到一点自己的角落；说是野地吧，它又挨着城市。它就那样悬在海边上，不属于哪一边，但两边都在它这里碰了个头。正所谓“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话是老话，意思却实在。桥洞底下待久了，会觉得人虽然站在城市边上，却跟天、跟海、跟风都近了一些。它什么也不许诺你，但给你一段没人管的时间，一块可以随便坐坐的空地。谁来了，谁就是这会儿的主人，跟海风打个照面，跟旁边的人点个头，谁也不欠谁。

大概这就是桥洞给予人们的一点启示吧——在急匆匆的日子里，还能让人摸到一点闲，一点近，一点没有被收拾过的、野生的风。

似水流年

追忆77年前的“八月十二日”

□陈国伦

“八月十二夜，大炮阵阵响，金塘人民得解放，驱散乌云见太阳。”这是在我的家乡金塘流传着的顺口溜。1949年10月5日，金塘全境解放。今年是金塘解放77周年，由此也打开了我的记忆闸门。

1949年，浙江大陆解放后，金塘岛因其地理位置成为解放舟山的桥头堡。是年10月3日，农历是八月十二日，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解放金塘岛的战斗。我的老家在金塘岛南端的山岙里，与解放军渡海出发地的北仑隔海相对。根据“解放金塘岛进军图”标示，解放军向金塘岛南端四路并进，我家地处第2只箭头所指的登陆点，因此我成为烽火之夜的亲历者。

彼时我13岁。是日下午，我与邻居同伴在吞口的海涂上玩耍，海面上风平浪静，一切如常。正当一家人准备吃晚饭时，我家东边山上突然响起的爆炸声掀动了餐桌上面的碗筷。因一个多月前的晚上，我们在家门口遥望过对岸大树岛解放的炮火，故而我们立即反应是“共军”（当时不知是解放军）打过来了。由于解放军被国民党宣传传得如日本鬼子般残暴，加之从未听到过的炮弹声，吓得我们手足无措地往屋后山上奔跑，小脚的母亲虽有哥哥搀扶，还是边跑边撵。

我们全家人先是躲在“里东坑”的溪坑

边。因炮弹在附近爆炸时的震波波及，松树上的老松果啪啪掉落。砸到头顶时，我们犹似弹片落到脑壳般惊恐，还有那从未听到过的炮弹在附近落地前一刹发出的凄厉声吓得我们不断转移，最后在“外东坑”北麓的下半山腰熬到天亮。那天彻夜大雨，我们无遮无拦不觉冷，饿着肚子也无感觉，一切皆因太紧张。事后回想，如此避弹，哪有效果？倒是胆大的大叔父到“新屋里”的阿太家聊天一夜，安然无恙。

炮击持续约一小时后，我们避弹处背后的“阳山岗”上升起了照明弹，响起了军号声，表示解放军已经登陆。

此时，我们背后的“阳山岗”是解放军进攻的重机枪声，对面的“老鹰岗”是国民党军顽抗的轻机枪声，双方在两个山头上交锋的子弹光在我们头顶上穿梭般飞驰，夜空中尤为耀眼，我们似被夹了“馅子”，被吓得瑟瑟发抖，亲身体验到什么叫枪林弹雨。约莫一小时后，“老鹰岗”上的枪声消失了，我们在暗淡的月光下见一队军人在我们面前向北小跑前进，我们想那是国民党军的碉堡被摧毁后解放军在抢占山头。

天亮后，枪声向北远去，我们提心吊胆回到家，见家园完好无损，喜出望外。

正当我们吃早饭时，门口来了一队军人。

由于长期被日本鬼子、国民党军蛊惑留下的恐惧印象，全家人的紧张心情不言而喻。此时，我从战士左胸上佩戴的符号上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态度和善，亲切叫我们为“老乡”，用生硬的方言说：“我们是为人民求解放的军队，现在金塘北部仍在战斗，我们是后续增援部队，要找个去北部的向导，请你们帮忙。”

都说第一个印象最深刻，解放军的良好形象与几天前父亲被国民党军抓去挖工事时挨枪托形成鲜明对比。消散恐惧心理的父亲匆匆扒完饭，带领解放军战士翻过南山大岭后一直陪到通向金塘北部的大路口后安全回家。父亲在与解放军的这次同行回来后成了宣传员，戳穿了国民党对解放军的造谣污蔑谎言。

金塘岛解放后，解放军积极为解放舟山本岛备战，大批部队进驻金塘，我们岙里驻扎一个连。解放军叔叔在农家祠堂的泥地上铺上稻草，不足50平方米的地上密密地睡着十余人，非常艰苦。白天为避国民党飞机骚扰，每天傍晚在道地里集训，开始先合唱嘹亮的红歌。我每晚站在道的一角跟着学唱，还向解放军叔叔要来歌词自己练。未知是“天赋”还是“认真”所致，我的歌声竟然受到解放军叔叔的夸奖。地方新政权刚

建立，各种会议特别多，乡间有“三日不开会，回到旧社会”的口头禅。当时上小学四年级的我也算是村里的文化人了，乡村干部很重“才”，要我在会议开始时先教大家唱革命歌曲。“东方升起红太阳”，歌声传来，悦耳入心。小小的我俨然成了“音乐教师”，颇感自豪。

解放军叔叔对我们很友好，尤其是对我，因我是五兄弟中最小，亲切地叫我“小五”。当时生活非常困难，解放军大锅菜里的油香钻入鼻孔时，令人难抑口水。他们蒸饺子时，常常端上几只让我尝，这个好味道，到现在还记着。

77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金塘岛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金塘农民诗人”徐吟兴的“寿岁谣”写道：“泰山高，东海深，统统难比党恩情，说不完，道不尽，百姓长寿是明证。忆往昔，年老半百，耳聩眼瞎，六十开外，不可在外宿夜，年满花甲是福气，人生七十古来稀。看今朝，七十小弟弟，八十多来兮，九十不稀奇，太平盛世乐逍遥，活上百岁不是梦。”

时下，明媚的阳光下，金塘岛各村落的亭阁里，处处是颐养天年的老人们聚在一起天南地北地淘老古，话今朝。我已是90岁的老人，亲历过金塘解放的岁月，望着岛上日新月异的变化，心中倍感欣慰。